

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放弃了自己最爱的那个人?

公司例会的时候，新来的美女同事不小心把微信投了上去。

一条语音传了出来：等着，晚上我去找你。

这声音，很像是我老公。

我猛地抬头，就看到了羞涩的同事正朝大家说抱歉。

她的声音甜美而迷人。

我耳边好像响起了她之前的自我介绍：大家好，我是许薇薇。

我恍然想起，我老公陆恪之一直有个念念不忘的青梅竹马，也叫许薇薇。

一条声音相像的语音可以说是巧合，那再加一个许薇薇呢？

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下班时，我收到了陆恪之发来的消息，他说今晚加班不回家了，让我晚饭不用等他。

就算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瞬间，还是心头一紧。

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公司的，等回过神来时，我已经站到了许薇薇家单元楼下。

女人的第六感让我的心慌得厉害。可我固执地不愿离开。

假如陆恪之真的出轨了，我要亲眼看清。

夜凉如水，我单薄的裙子早已经失去了御寒的作用，我站在冰冷的夜风里，一眼不错盯着往来的每一辆车。

终于，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车牌。

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忘了躲开。

直到陆恪之把车停到我面前，透过车窗玻璃，我看到陆恪之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。

一切都了然了。

陆恪之走下车，优雅英俊的脸上微微皱着眉，轻声问我：「清浅，你怎么在这？」

我挺直了脊背，直直看着他：「陆恪之，这就是你说的加班？」

陆恪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立刻脱下西装外套披在我身上。

「清浅，你脸色很不好。我先带你回家。」

陆恪之的声音里带了一点急躁。

能让一向冷静自持的陆恪之紧张，我猜，我当时的脸色一定苍白的像个鬼。

我固执地站在原地，等一个答案。

良久，陆恪之低头叹气：「清浅，别闹了。」

他揽着我的肩膀，强硬的把我塞进副驾驶位置。

车子向家的方向驶去。

林清浅，别闹了。

我脑海中不停循环着这句话。

又是这句话……我恍惚地看着窗外飞快倒退的风景，想起了三年前我和陆恪之求婚的那天。

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某个二代痴恋校花，跑到学校向校花表白。可校花随手揪住路过的陆恪之，说陆恪之才是她喜欢的人。

二代不仅拳头硬，背景也强。

被这个嚣张二代盯上，陆恪之大概率这个城市待不下去。

围观群众不清楚内情，一直在起哄让校花和陆恪之在一起，眼看着二代就要恼羞成怒，我站出来，挡在陆恪之面前，对所有人宣布陆恪之是我男朋友。

二代不信，还要找陆恪之麻烦。

我干脆拿着旁边花坛里的花，单膝跪在陆恪之面前，向他求婚了。

我知道这对一个女生来说太不矜持，但我有我的私心，我太爱陆恪之了，我舍不得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

陆恪之早就知道我暗恋他，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是不接受，不拒绝，不暧昧。

见我突然求婚，陆恪之沉声对我说：林清浅，别闹了。

我低声解释了二代的身份，一向清冷傲气的陆恪之也变了脸色。

我知道陆恪之的野心，他出生不好，他太想出人头地了。此时此刻，顺水推舟接受背景同样不一般的我，是最好的选择。

我仰着脸，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，心想如果他愿意利用我，我甘心做他的踏板。

在二代越发凶悍的眼神下，陆恪之接过了我的花。

之后我光明正大蹭在他身边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领证结婚了。

甚至为了让我父母放心，他还签下了婚前协议。

婚后，陆恪之进了我爸爸的律师事务所工作。

我和陆恪之之间，白富美倒追清冷男神的故事，至今还在学校里流传。

婚后这三年，他扮演了一个完美的丈夫，人人都说我们是朋友圈里的模范夫妻。

有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神，温柔到让我以为他已经因为日久生情，爱上我了。

可是这样的假象太过脆弱，只需要一个名字。

美满的幻象就破灭了。

车里隔绝了冷气，但我仿佛仍旧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，身体中某个地方好像碎了，一阵一阵的泛着钝痛。

我收回望向窗外的眼神，惨然一笑：「我知道许薇薇回来了。」

3

车子猛地一刹，轮胎划过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刺耳。

我头撞在了车前挂饰上，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。

惊魂甫定，陆恪之双手握紧方向盘，手背的青筋都凸出来。

他侧开脸，不敢看我：「你别多想，我和薇薇之间没有什么。我不可能违背跟你的协议，做出轨的事。」

他的话，每一个字都让我窒息。

是啊，他们还来不及发生什么。

可语音里缱绻的语气，迫不及待到许薇薇家楼下的行为，都是清冷的他从未给过我的。

我微微垂下眼眸：「嗯，我知道你们没有什么。」

陆恪之似乎松了口气，车子重新启动，很快就到家了。

我看着这个熟悉而冰冷的房子，丝毫感觉不到家的味道。

没有爱人，没有相守，没有温暖。

陆恪之借口有工作要忙，径直去了书房，我转身去了浴室，太冷了，我需要一点温暖。

我躺在浴缸里，任由温暖的水流将我淹没。

我知道，只要我不再追究，陆恪之会继续扮演完美丈夫。

可这，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

苦思无果，等我洗完澡出来，正好听到陆恪之在打电话，只是他的话却让我瞬间僵在了原地。

「嗯，今晚不能过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下周上班林清浅如果为难你的话，你就和我说。」

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就像偶像剧里的惹人厌烦的恶毒女配。

我后退几步，捂住了嘴才没有发出声音。

我在陆恪之心里到底是什么不堪的样子？才能让他认定了我会为难许薇薇？

三年婚姻，他对我没有一点了解和信任。

我慢慢转身离开，一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花瓶，发出细微的声音。

陆恪之打开门，蹙着眉用质问的语气对我说话：「清浅，你刚刚在偷听我打电话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认真地看着陆恪之：「我没那么低劣。」

4

我收拾行李，准备从这间房子里搬走一段时间。

我和陆恪之需要彼此冷静一段时间。

陆恪之几次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冷着脸让我离开了。

我拉着行李箱走出家门那一刻，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。

我知道我在期待什么。

在心里隐秘的角落，我希望陆恪之能开口挽留我。

我们两个以前也争吵过，每次都是以我地让步和道歉结束。

可骄傲如陆恪之，他说不出什么挽留的话。再说了，在他心里我算什么，他又岂会挽留我？

我回到了我们林家以前住的联排别墅。

我们结婚后陆恪之就在我家的律所实习，他那么聪明，一年后我爸妈就把律所交给他放心的出国了，这里就我自己一个人住。

熟悉的环境让我有安全感，空荡荡的别墅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窝在沙发里，反复回忆梳理和陆恪之三年婚姻的点点滴滴。

在人前，他永远是完美丈夫，温柔优雅，对我无微不至。

可当独处时，他对我总是疏离又客气，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层壁垒。

我以为那是他清冷性格使然。

可许薇薇地出现，让我知道，他不是禁欲系男神，只是他的温柔亲昵从来不愿给我。

我想了一整晚，哭了一整晚。最后哭累了疲惫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刚醒来，就看到我家墙头上冒出来一个高大帅气的年轻人。

他欢快地朝我招手：「林姐姐，你回来了！」

看着这个阳光俊朗的男孩，恍惚中他的脸和回忆渐渐重合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：「你是……墨墨？」

他眼睛似乎亮了一下：「你果然记得我！我是殷墨，以前你还救过我的！」

我终于想起来，殷墨曾是我家邻居，比我小五岁。五年前他在游泳池里溺水，是我救了他。没想到长这么高了。

「三年前我还邀请你们一家参加我的婚礼，可惜你忙着出国留学都没能参加。」

殷墨只是笑了笑，没有搭话。

殷墨皱了皱眉，指了指我的额头：「姐姐，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，还有你的额头怎么了？」

我掏出镜子一看，笑容瞬间就僵硬了，我哭得两只眼睛像是桃子，额头上还有一大块红肿，肯定是之前在车上撞的……

尴尬至极，我林清浅从来没在人前这样落魄过。

旁边传来噗嗤的声音，殷墨憋着笑说道：「姐姐不要有偶像包袱，你就算花了脸也是大美人。」

哪来的油嘴滑舌的臭小子，我瞪他：「你再蹲在我家墙上我就报警了啊！」

谁知道殷墨根本不管我的威胁，他从墙头上跳下来，又自然而然地跳窗进来，几步跑到我身边：「医药箱在哪里，我帮你上药。」

我一怔，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？但是手心里传来的温暖让我舍不得放开。

我有多久没有被这么温暖的手牵过了？

不到万不得已，陆恪之是不会牵着我的，我只能走在他身后，像个影子一样看着他的背影……

「姐姐的手怎么这么凉？我帮你暖暖。」殷墨的态度十分自然，好像是我多想了似的。

不得不说，被殷墨这么一闹，我心里的悲伤也散去了不少。

但是……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，我总觉得殷墨看着我的时候，有某种压抑而浓烈的情绪。

这一点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里得到了验证。

周六日，殷墨白天陪我在别墅里打游戏。晚上回了隔壁他家里之后，还会时不时跟我视频聊天。

我问他：「你这么粘人，是怕我会做傻事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。」

视频里，殷墨只是笑：「我想时时刻刻都让姐姐开心。」

周一打工人要去工作，殷墨特意发消息告诉我，他给我买了早餐，让我带着路上吃。

我刚一出家门，就看到殷墨和陆恪之像两个门神站在门外。

陆恪之面色不善地盯着旁边拎着早餐的殷墨，殷墨也正一脸高深莫测地看着陆恪之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出了一阵暗流涌动。

陆恪之转头蹙眉看着我，带着一丝难以言喻地怒气：「我来接你上班。他……是什么人？」

我随口敷衍：「送外卖的。」

我看了殷墨一眼，从他手里接过来早餐：「外卖收到了。谢谢。」

一听我的话，陆恪之又恢复了良好的风度，朝着殷墨微微一点头：「辛苦了。」

殷墨刚才还深沉的脸瞬间就丧了起来，一个大男孩露出可怜巴巴的表情，无端让我有些愧疚。

我一阵心虚，没敢再看殷墨，赶紧把陆恪之拉走了。

不是我绝情，而是此时我正在重新梳理和陆恪之的关系。一旦我和他决定分开，我不想殷墨成为陆恪之攻击的靶点。

以前我自然事事都顺着陆恪之，但是现在，我不得不防。

当女人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她可能卑微，可能盲目。可当爱被消磨，女人也可以是最冷静精明的人。

坐到车里后，陆恪之启动了车子。

「你的电话打不通，发消息你也不回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。」

我垂眸不语。

这算是解释吗？陆恪之居然会有给我解释的一天？

我心里顿时一阵复杂，这好像是我期待已久的待遇，但是真的得到了，却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欣喜。

这种复杂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到了公司门口的时候，陆恪之还是开口了。

「薇薇是个挺单纯的女孩，我和她一起长大，你在公司多照顾她一点，别为难她。」

6

我恍然，什么送我上班？什么给我解释？都是借口！

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许薇薇。

我没说话，关上车门走了。

陆恪之在后面喊我，我没有回头。

转过弯后看不到陆恪之了，我才缓缓地靠在了墙上，刚才的不回头，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力气。

我捂着脸慢慢笑了起来，苍白而又疲惫。

我早该知道，陆恪之不是会向我低头的人，可为了许薇薇，他还是低头了。

我早该知道的啊……

还有不少工作，我打起精神来处理文件。

午休时间，在经过茶水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神采奕奕的许薇薇，哪有陆恪之嘴里楚楚可怜的样子？

真是难为陆恪之这么费心为她周全了，可惜他们都不相信，我林清浅堂堂正正，最不屑玩什么背后刁难这种把戏。

这三年我们吃住在一起，同睡一张床，却仍然像陌生人一样，心和心之间远的可怕。

都说至亲至疏夫妻，我们的同床异梦，可不就是至亲至疏么？

之后我就一头扎进了工作里，忙的昏天黑地连家都不回，就更没空去想什么感情问题了。

好不容易这个项目结束，我累的只想回家大睡一觉。有同事提议聚餐，看着大家这么开心的样子我也不好扫兴，最后还是跟着去了。

只是没想到许薇薇也来了，看着她在各个同事之间游刃有余的样子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。

陆恪之这种男神级别的人，都避免不了直男的那点毛病，看谁都觉得单纯。

我打开了关机几天的手机，就看到了一连串的未接来电，还有殷墨发来的一连串消息。

想到那天早上离开时他的眼神，我心软了一下，回了个信息给他。

这时候，许薇薇接了个电话出去了，没过多久，服务员上菜的时候，不小心在我的衣服上沾到了酱料，看着她连连道歉的样子，我挥挥手说没事，打算去洗手间处理一下。

只是刚走到走廊，我就听到了不远处的角落里，传来了许薇薇的声音。

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，慢慢地凑了过去。

昏暗的环境里，我看到许薇薇对面站了一个高大的男人。

是陆恪之。

那个身影我是那么的熟悉，他在我心里百转千回，早已经磨灭不去。

我不由得攥紧了手掌，指甲陷入肉里，传来一丝疼痛。

不是没有意识到，而是我只能借着这一点疼痛，才能在这里待下去。

许薇薇的声音楚楚可怜：「都是因为我才让林姐姐误会你，她就在里面，这次你别拦着我了，我还是和她解释一下吧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果然还是这种不入流的手段。

陆恪之沉默了一下，声音有点沙哑：「她那种大小姐的脾气，对上她你会吃亏的。」

是啊，我是大小姐的脾气，但是我在陆恪之面前从来不敢有一点架子，深怕会伤到他的自尊，生怕他会因此不开心。

我小心翼翼了这么久，却怎么做都是无用功。

听着我爱了这么多年的人对我的评价，盛夏时节，我却仿佛置身寒冬腊月一样，从里到外都凉透了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些话对我来说，还并不算残忍。

许薇薇语气担忧：「那你们再不和好的话怎么办？林总要是知道了，你在律所的合伙人就升不上去了吧？」

陆恪之沉默了一瞬间：「林总知道，我和林清浅的婚姻只是契约，利益互换而已。」

利益交换这四个字掷地有声，把我冰封的心彻底砸成了粉末。

原来只是利益交换啊……

我缓缓闭上了眼睛，突然想到了我求婚的那天。

那天的阳光那么好，我以为我是美救英雄，同学们以为这是美好童话，却没想到，最后我们都错了。

陆恪之对我的好，他给外人的表象，让我忘记了他心里的天平从一开始就未对我偏过一分一毫。

如果我还是那个单纯的，一心一意爱着陆恪之的林清浅，我或许会抓着这一点点的好，自欺欺人地过下去。

可是三年过去，我已经不甘心做一块踏板了。

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好了决定。

我走了出来，认真地看着这张我爱了很多年的脸，轻声道：

「陆恪之，我们离婚吧。」

许薇薇眨了眨眼睛，陆恪之倏然变了脸色。

这不仅是被抓包的难堪，而是本应该在他意料之内的事情发生了意外。

比如我，他想不到我对他痴缠许久，竟然真的会主动放手。

他脸色难看地看着我：「林清浅，这就是你思考许久得出的结论？」

我微微点头，仔细地想着这个我爱了许久的男人。

陆恪之比当年更加帅气，那是一种经过了时间沉淀的气质，但是我的心已经没有了疯狂跳动的感觉。

就好像当年那头心里的小鹿，已经撞死在了这三年婚姻的围城里。

我定定地抬头，看向陆恪之的目光再没有了一丝波澜，反而带着奇异的平静：「我的律师会去找你的。」

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转身想要离开，这时候，我看到陆恪之的脚跟着往我这边移动了一下，我还没想到怎么应对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身呼喊。

「林总，是不是因为我让你们产生了误会，你不用这样的……」说着，许薇薇就过来打算抱住我的胳膊。

我下意识往旁边躲了一下，她竟然摔在了地上，然后就发出了一声痛呼。

我当时就愣在了原地，这也太茶了吧？我就不信陆恪之看不出来。

可是茶虽茶，但很有用。

陆恪之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还是转向了许薇薇那边，扶起了她：「没受伤吧？」

我闭了闭眼睛，露出一丝微笑，果然是真爱，这才是真爱。

真爱就是不管她是不是在演戏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去配合。

突然，一阵巨大的疲倦袭来，我转身过快有点晕眩，一个站立不稳，就本能的去抓旁边的东西。

然后我就听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。

身后传来陆恪之的声音：「林清浅，你学也学得像一点……」

旁边一双手扶住了我：「姐姐，小心。」

我一抬头，就看进了殷墨的眼睛里，灯光暗淡，但他的眼睛里却闪着细碎的光，格外的好看。

殷墨微微吐了一口气：「还好我没有来晚。」
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听到殷墨的话后，陆恪之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

殷墨朝着陆恪之扬了扬手里的袋子：「这次是闪送，林姐姐叫了醒酒药。」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刚「噗」了一声，就被殷墨拉走了。

我能听到陆恪之追过来的脚步声，但是随后传来许薇薇小声的惊呼，陆恪之的脚步也停住了。

陆恪之，终究还是没有追过来。

而我却觉得好像身上的重压卸掉了一大半，格外的轻松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竟然奇迹般没有想要甩开殷墨的手。

直到他拉着我来到了外面的小公园，真的拿出了两个小瓶子，我一看，竟然是两瓶啤酒。

还是我最喜欢的牌子！

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的？」我真的有点惊讶了。

我是喜欢喝啤酒的，但是因为陆恪之酒精过敏，所以我也不喝酒。

殷墨俊美的脸上带着笑：「姐姐的事情我都清楚。」

我笑了笑没再说话，这小子果然油嘴滑舌。

我拿起酒，殷墨一言不发的和我碰杯，我慢慢喝着啤酒，突然觉得有点迷茫。

真的要离婚了……

今天陆恪之说出的真相，彻底打消了我对他的念头。

可是这么长的日子里，我早已经把追逐他的脚步当成了我的目标，骤然失去目标，我又该何去何从？

「林清浅。」突然旁边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，我不由自主地去看殷墨。

他脸上没有了笑容，反而多了一丝认真：「人不怕走错路，怕的是没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」

我愣愣地看着他，突然觉得他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。

殷墨摸了一下我的头顶，十分温柔：「你从来都没有缺失过勇气，对吗？」

10

我林清浅可以很自豪的说，我当然没有缺失过勇气。

当年我一个女孩子，也不管身边有没有人，就敢直接下水去救殷墨。

而对陆恪之，当众求婚什么的，我也没有丝毫的犹豫。

怎么年纪越大，反而退化了呢？

我豁然开朗，猛地看向殷墨，他脸上重新带上了笑容，又像是那个大男孩了。

这一瞬间我有点疑惑，怎么一个人的气质可以做到如此的反差呢？

不过殷墨没有给我过多思考的时间，他又摸了一下我的头顶，我摸了一下头发，怒道：你弄乱我的发型了！

殷墨哈哈大笑，我看着他，不由自主的也笑了。

说出离婚的这一天，我竟然没有太难过。

后来我就喝醉了，迷迷糊糊中，殷墨把我带回了家。

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先看到的是一个胸膛，我恍惚中以为这是陆恪之，闭着眼睛往他怀里蹭了蹭。

直到头顶传来一声憋不住的笑，我猛地坐起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殷墨在床上摆出一个十分诱惑的姿势：「早上好。」

「你，你怎么会在我床上？」我心里闪过不好的预感。

殷墨大手一挥把枕头揽在怀里：「清浅，你就是这么缠着我不让我走的，我也没办法啊！」

轰的一下，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随即我意识到一个问题。

「没大没小！你什么时候不叫我姐姐了的？」

11

殷墨笑的得意，他没有回答我，自顾自地出去了，还挺贴心的。

我洗漱完出去，才发现餐厅的桌子上竟然摆了一桌子的早餐。

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。

殷墨端了一杯蜂蜜水给我：「先喝了这个。」

我心情十分复杂，乖乖坐下喝了。

怎么就被一个小男孩照顾了，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早上看到的胸膛，分明已经是成熟的男人了……

殷墨吃完早餐就离开了，说要处理事情。

我也赶紧联系了律师去找陆恪之，没过一会儿，我就接到了律师的电话。

陆恪之要求和我见面谈。

说实话我和他已经没什么好见面的了，但是为了顺利离婚，我还是叹了口气，前去赴约。

陆恪之看起来有些憔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照顾受伤的许薇薇。

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公事公办地问道：「陆总还有什么问题？」

他揉了揉眉心，声音有点沙哑：「别闹了，林清浅，许薇薇威胁不到你，你始终是陆太太。」

我认真地看着他：「陆恪之，不是她威胁不威胁我的位置，而是不乐意了。」

不乐意这样没有回应地付出，不乐意过这样冰冷的生活，不乐意和别人分享同一个人。

只是可惜，陆恪之不懂我的不乐意，他只以为我在争风吃醋。

陆恪之好像终于意识到我的坚决，他眼睛深沉的可怕：「林清浅，你不要后悔。」

12

我和陆恪之离婚的消息，突然风一样的席卷了整个圈子。

这可不是小事情，我们之间利益牵扯过深，分开必定会伤筋动骨。

朋友们的电话和消息接连发来，我烦不胜烦，索性关了机。

而这段时间，殷墨也很少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

终于在一个早上，清静了几天的门口，传来了一阵吵闹声。

我连忙出去查看，这一看，差点让我社死现场。

殷墨在翻墙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了我爸妈，他们拎着小行李箱，看样子是匆匆回来的。

我十分心虚，殷墨却大方地走过来，认真的和我爸妈打了招呼。

本来以为我爸会发火，没想到他只是「嗯」了一声，然后喊我进去。

真是奇怪，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

这就结束了？我呆呆地看了一眼殷墨，殷墨眨眨眼睛，笑的十分阳光，他把早餐塞给我：「趁热吃，你爸妈回来后我过来不太方便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」

这什么话？我耳朵有点发烫，搞得我们像是在幽会一样……

我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甩出去，回到客厅，我爸妈看着我吃完早饭，然后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当年我求婚陆恪之的事情差点让我爸把我打出去。

虽然他后来妥协了，并且还给了陆恪之很大的支持，但是现在我又突然要离婚……

我苦笑一声，没有把许薇薇的事情说出来，只说没有爱了，想要离开陆恪之。

他们很平静地接受了，并且和我说不用担心，有什么问题他们会解决。

我预料中地质问等等一些列的情况都没有发生，顺利的都有点不真实了。

我松了口气，彻底放松下来，回到房间，我打开了手机，一条消息格外显眼。

「同学聚会定在本周末，请大家务必参加。」

13

我问了班长，得知陆恪之不去，才答应了下来。

班长定的酒店很大，我来的时候看到别的楼层也有活动，门口人来人往。

等到了包间，服务员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看到了和陆恪之坐在一起的许薇薇。

我的笑只僵硬了一瞬间，然后就走了进去。

陆恪之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仿佛当我不存在。

厅里安静了一瞬间，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小声和我解释道：

「他们刚来，就在你来之前。」

我点点头，神色如常地坐下，我挺直了背，没有一丝不自然。

一如以前骄傲的林清浅，从来没有狼狈的时候。

餐桌上，陆恪之对许薇薇很照顾，衬的我形只影单。

我恍惚地想起以前，陆恪之对我有这么好过吗？

好像有过，但毕竟伪装出来的没有这么真心实意。

虚假得就像是水中月，风轻轻一吹就散了。

回过神来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只是有以前看不惯我的人开始阴阳怪气：「抢来的东西不属于自己的，可不是得还回来吗？」

我记得这个女生，她当时也喜欢陆恪之，只是后来被我捷足先登，她就开始记恨我。

我叹了口气刚想说话，门突然被打开了。

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门口。

殷墨一身西装领带，将孩子气硬生生压了下去，矜贵俊美的过分。

「抱歉，我的公司在楼下有酒会，就让清浅先上来了，清浅，你不介绍一下我吗？」

包间里顿时一片哗然，出声为难我的女生已经低下了头。

我的惊讶不比他们少，只是当我看到殷墨朝我眨眼睛的时候，突然间全身的戒备猛地放松了下来。

似乎每次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总能出现，我才明白殷墨对于我的意义，那就是安心。

我笑着点了点头：「忘了和大家说了，我男朋友殷墨。」

『砰』的一声酒杯破碎的声音传来，我看到陆恪之脸色难看地盯着殷墨，旁边的许薇薇连忙说了声：「不好意思，没拿稳。」

可她面前的酒杯，明明好好地放在那儿。

14

殷墨坐在我旁边，小声抱怨道：「不是说有事打电话吗？」

我和他解释了一下这是意外，他撇了撇嘴，开始给我夹菜，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

同学们都羡慕异常，我离婚后竟然能这么快就找到一个如此完美的男朋友。

只是我始终觉得有一道目光热烈地注视着我，等我抬头的时候，却没有发现异常。

终于结束了聚餐，殷墨去拿车，我在门口又遇到了陆恪之。

周围没有别人，许薇薇也没在他身边。

陆恪之来到我面前，我能感觉到他紧绷的情绪：「爸来找过我了，我会升合伙人，条件是和你再没有瓜葛。」

我点点头，轻声恭喜了他。

恭喜他夙愿得偿，恭喜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或许这才是陆恪之当年答应和我结婚的真相。

但是无所谓了，我不在乎了。

陆恪之突然低低地说道：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你就这么不想和我有任何联系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从这几乎难以听清的一句话里，忽然感觉到了一丝焦虑。

陆恪之会因为我焦虑？

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不远处车灯一闪，殷墨的车子慢慢地开了过来：「一切都结束了，你也好好生活吧。」

陆恪之抬头，我能看到他隐隐发红的眼眶。

「如果你知道我今晚来，你是不会来的吧？就算亲眼看着我和许薇薇在一起，你也不在乎！」

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向殷墨的车子走去。

陆恪之在后面说道：「但是我不想和你没有瓜葛，我把许薇薇送走，你能回来吗？」

一瞬间，我几乎以为我听错了，但陆恪之重复了一遍：「你能回来吗？」

我停住脚步，但是没有回头：「回不去了，陆恪之，你比谁都清楚。」

15

我坐在殷墨的车子里，车子里的气氛十分微妙。

一直到回到了他家的车库，我叹了口气：「解释一下吧，怎么回事？」

殷墨还企图装傻，然后就被我拍了一巴掌：「你们都瞒着我吗？」

我早就在怀疑，为什么殷墨出现的如此恰到好处，为什么我爸妈对我离婚这事居然毫不惊讶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仿佛早就默许了殷墨的存在。

殷墨摸到了我的手，然后把手指伸进来，和我十指紧扣，一副怕我跑了的样子：「好好好，你别生气，我全都交代清楚。」

原来一切真的不是巧合。

殷墨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我，得知我要结婚后就出国了，但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偶尔会以邻居的身份拜访我父母，这一切我都不知道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我家里遇到了匆匆而来的陆恪之。

他在花园里，听到了陆恪之和我父亲地谈判。

陆恪之说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，用来交换他的前程，时间到了，是该进一进了。

殷墨在花园里站了很久，等到陆恪之走后，他终于做了一个决定。

「我要回来接手家里的生意，顺便把你从这个渣男手里解救出来，我的清浅，你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你有选择的权利。」

我愣愣地抬头，心里闪过一丝酸涩，原来我也这么被人小心翼翼的珍视过吗？

就像我曾经对待陆恪之那样。

殷墨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，犹豫着说道：「只是还有一点。」

我抬头，殷墨像等待审判一样地闭上眼睛：「许薇薇是我的学姐，我家资助了她的学费……」

我真正惊讶起来，许薇薇竟然也是殷墨找来的。

殷墨小声地补充道：「我经过了爸妈同意的。」

原来如此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

什么小奶狗，明明是条处心积虑的大狼狗。

我朝殷墨微微一笑，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

我愤而开口：「殷墨，你这个王八蛋。」

我往家走，殷墨跟在我后面可怜兮兮的。

我妈看到这情形后叹了口气，破天荒的给殷墨说起好话来：

「他说要让你看清楚陆恪之的本性，他不干预你的选择，不然我和你爸也不会同意的。」

我默然，殷墨做了这么多，只是让我重新站在了起点上，让我重新有了选择权。

所有的决定，都是我做的。

我默默地回到房间，耳边回想着我妈刚才的话。

「我和你爸早知道殷墨的心思，他是个好孩子，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。陆恪之野心太大了，你迟早会发现和他的婚姻只是一个交换……」

原来爱真的能让人一叶障目啊！

我叹了口气，忽然想起陆恪之最后的话。

他已经得到了合伙人位置，为什么还会让我回来？

我的心里猛地闪过了一个念头。

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我疑惑地接了起来。

「喂，您好，有位先生在我们酒吧喝醉了，他好像有点不对劲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，您把他拉黑了，我只能用我的手机拨

打电话，您能过来看一下吗？」

我在电话里听到了一声模糊的声音：「清浅，回来……」

我的手一抖，电话落在了床上。

这是陆恪之的声音。

17

我出门的时候，殷墨还等在外面，看到我的样子，他惊讶地问道：「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我咬着嘴角：「是陆恪之，他喝酒了，他酒精过敏。」

「你别急，我送你。」殷墨什么话也没说，起身就要立刻去开车了。

「殷墨，直接打 120 吧！」我拉住了他的手。

殷墨只看了我一眼，摸了摸我的头笑道：「我还不了解你，这是故意做给你看呢，陆恪之还是不了解你，走吧，我去开车。」

殷墨的信任莫名的让我心安，实话说，我刚脑子里有些乱，毕竟陆恪之在我生命里存在过这么多年，我纵使放下，也不能做到置之不理。

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医院，陆恪之正在抢救中，殷墨就跟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。

好不容易等到抢救结束，医生走了出来：「还好送医及时，病人没有生命危险。」

我刚松了口气，医生就摇了摇头：「年轻人，对自己的身体太不负责了。」

我去看了陆恪之。

陆恪之憔悴地躺在病床上，没有一点的意气风发。

我摇摇头：「你活成了你不喜欢的样子。」

陆恪之眼睛里闪过一丝痛苦，然后转过脸去：「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也不会过来，我就是想你想到……太难受了，我想醉了会好受点……」

我十分清楚，以陆恪之的骄傲，之前让我回去就是他最低的姿态了，现在这样哀求的口气，越发叫人心惊。

清醒太过痛苦，所以拼着命愿意醉了吗？

我知道这种感觉，我很庆幸，在我说出离婚后最想醉的时候，有个人拉住了我。

突然心里的阴霾一下就消失了，我想我已经做好了选择。

「醒了就好，我来也是想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，不要在联系我了。」我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

「你还是选择了他对吗？」陆恪之低声问道。

我点点头，然后看着陆恪之的脸色变得灰败起来。

18

殷墨看到我很快就出来后，松了一口气。

他凑过来：「许薇薇准备去国外进修了，她临走前想见你一面，你见吗？」

我同意了。

殷墨去拉我的手，我没有躲开，他开心的像个孩子：「你这次选择了我对吗？」

我瞪他一眼：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都算好了吗？」

殷墨猛地抱住了我，然后就不顾在医院里，欢呼了一声抱起我转了一圈。

「诶诶，那边那个要当爹的，你小心点啊！太高兴也不能这样啊！注意孕妇的安全！」

路过的医生训了殷墨几句。

我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殷墨也不解释，应了一声就笑着看我：「清浅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当爹啊？」

我踹了他一脚：「等着吧你！」

和许薇薇见面的时候，她已经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十分清冷。

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这个人利益至上，为了钱可以出卖青梅竹马。」

她神色十分坦然，只是眉宇间隐隐有些不甘。

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我回来确实是抱着一些心思的，殷家的学费很诱人，但是陆恪之同样诱人。本来就是赌了一把，现在我输了，就该离开了。」

我微微皱眉：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」

许薇薇笑的惆怅：「你还不知道吧，陆恪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走神，我知道他在想你，这一点或许他都不知道。我也知道我缺失的这么多年补不回来了，所以我选择了原计划。」

许薇薇离开了，就像她突然出现那样。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或许她真的也有一点真心吧……

19

陆恪之出院后直接调去了海外分部，这个消息还是殷墨告诉我的。

他放弃了合伙人的身份，选择成为了一名国际律师，没有再回来过。

一年后。

酒店的休息室里，殷墨缠着我索吻，我不答应就不离开。

身上的婚纱繁琐复杂，但是非常隆重，足以体现殷墨的郑重。

「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呢！」我焦急地推着殷墨，但是他却纹丝不动。

我眼睛水雾汪汪地看着他，比我小又怎么样？这人早就丢掉了之前的伪装，恢复了他的强势。

唯独没有变的，就是对我的温柔和细心，是只不过在某些时候，他格外的执着……

我着急了，宾客都在外面等着，新郎新娘一直不出现，这算什么回事啊！

他遗憾地松开我的腰，反而拉紧了我的手，还是十指紧扣的姿势。

「这次先放过你，之后姐姐要给我补上。」

我冷笑一声跟在他旁边：「这时候又叫姐姐了是吧？」

殷墨朝我一笑：「有求于姐姐嘛……」

在给宾客敬酒的时候，我远远地看到门口好像有个身影。

他风尘仆仆，好像站成了一个雕塑。

身边的殷墨捏了捏我的手，我回过神来，再看过去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陆恪之的影子。

我和殷墨一起举起了杯，微笑着接受大家的祝福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